

中外科幻故事丛书

45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原著 儒勒·凡尔纳

改写 查羽龙



I14

180

中外科幻故事丛书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原著 儒勒·凡尔纳

改写 查羽龙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/ (法) 凡尔纳 (Verne, T.) 著; 查羽良改写, —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(中外科幻故事丛书)

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

ISBN 7—80112—029—9

I. 格…

II. ①凡…②查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
IV. 1566. 44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: 100006)

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875

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78千字 印数: 0001—3000

(每套50本) 总定价: 380.00元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1864年7月26日。

风从东北方吹过来。

轻浪。

“邓肯”号全速航行在北海峡的海面上，风扯起桅顶的那面小蓝幡，在阳光映射下，金线绣在上面的“E·G”两个字母显得格外醒目。

爱德华·格里那凡爵士站在甲板上，迎着扑面而来的海风。作为全英著名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出色的会员，他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——“邓肯”号豪华游船，无疑也是最出色的。这一点，格里那凡爵士和偎依在身边的海伦夫人都感到满意极了。

“邓肯”号在克来德湾外面的几海里处打了个圈子。试航看起来十分顺利。

麦克那布斯少校从舱里登上甲板，朝格里那凡爵士招了招手。爵士说：“孟格尔船长忽然说，‘船上有’……”船尾忽然有一阵噪动。

“我的天，表兄，那是什么？”爵士问麦克那布斯少校。

少校没有回答，答话的是约翰·孟格尔船长：“爵士，我想那是一条天秤鱼。”

“喔，上帝呵。”海伦夫人惊叫了一声，“怎么这里的海面上还有鲨鱼么？”

“是的，尊敬的夫人。”孟格尔说，“这种鲨鱼恐怕世界上任何海域里都会有的。水手们钓起它，也算是除去一害了，爵士认为怎么样？”

格里那凡爵士点点头：“当然。钓鱼是一项有益的活动，不是吗。”

“是的，亲爱的格里那凡。”上校很安闲地答道，“何况钓天秤鱼是多么动人的一幕景象。孟格尔，去帮一下那些水手们，这可是件有趣的工作。”

对这个世界上喜欢冒险的人们来说，钓鲨鱼的确是一件既刺激又有趣的工作。

“邓肯”号上的水手看来个个是此中行家。时间不大，辘轳摇动，那条凶猛的海中怪兽挣扎着被吊出海面，摔在甲板上。一阵刀劈斧斫之后，天秤鱼让水手们剖成了几片。水手们笑骂着，各自舞动着利器，海面上刹时飘起一阵难以说明的腥臭。

“嗨，看不出这家伙还是个酒鬼。”大副汤姆·奥斯丁从死鲨的肚子里居然检出了一只酒瓶，“它喝了酒不算，还把瓶子也吞了下去。”

“瓶子？”格里那凡爵士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，“鲨鱼的

“肚子里有只瓶子么？”

要知道，在海上打捞出漂流的瓶中往往会有宝贵的文件。

瓶子是法国香槟省出产的那一种，非常的结实，也许是因为它被鲨鱼吞进肚里之前已经经过太长时间的漂流，瓶子的外部厚厚地包了一层杂质，坚硬得有如是花岗岩一样。

格里那凡爵士皱了皱眉头：“多好的瓶子呵，实在不忍心弄坏它。”

海伦夫人轻轻道：“亲爱的，可我想瓶子里的东西更要宝贵。”

格里那凡爵士点点头：“是呵，看来我们只好敲破它了。”

瓶子终于被弄开了，里面竟真的有几张纸片。由于海水潮气侵蚀了瓶塞，纸片湿漉漉地附在瓶壁上。

格里那凡爵士小心翼翼地把几张纸片抽出来，一张一张地揭开，摊在桌上。一共是三张，纸片上用英、法、德文写着同样的一句话，很多字被海水侵蚀掉了，只剩下一些勉强可以辨认的残字断句。众人把三种文字结合在一起观察了许久，才大致弄清那上面大致是说：

“1862年6月7日，三桅船‘不列颠尼亚’号……格拉斯哥……沉没巴塔戈尼亚……南半球……上陆……两名水手……船长格……到达……大陆……被俘于野蛮的印地……抛此文件于经度……，纬度 $37^{\circ}11'$ ，乞予援救……必死！”

格里那凡爵士摇了摇头：“可惜知道的还是太不详细了，只能读出是有船遇难，可……”

“爵士。”孟格尔船长忽然说，“船上有1862年的商船日报，查一下也许会有用。”

“很好。”爵士道，“赶紧查查。”

对孟格尔船长来说，这种查阅并不困难。报上记载着：“1862年，5月，30日，秘鲁！卡亚俄！满载，驶往格拉斯哥港。船名不列颠尼亚号，船长格兰特。”

“格兰特！”格里那凡爵士叫了起来，“就是那位要在太平洋上建立新苏格兰的人。”

“就是他。”孟格尔接道，“1862年他乘船出海后，就再没有了消息。”

“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”爵士道，“我想我已经知道这文件的详细内容了。”

他提起了笔：

“1862年6月7日，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，驶往格拉斯哥港，沉没在靠近巴塔戈尼亚一带海岸的南半球海面。因急求上陆，两水手和船长格兰特立即到达此大陆，将受俘于野蛮的印地安人。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度……纬度 $37^{\circ}11'$ ，乞予援救，否则必死于此。”

格里那凡爵士站起身：“这文件已经把事情讲得很具体了，我要去伦敦，去海军部，英国是不会把它的孩子们丢在那种荒避海岸而不去营救的，绝不会！”

“太好了！”海伦夫人欢快地偎入爵士怀中，“我们先发个消息给泰晤士报，也许这些不幸的人还有家庭，应该让他们也知道。亲爱的，如果那些不幸的人能重新回到祖国，那都多亏你了。”

格里那凡爵士笑了。这件事足以让“邓肯”号上的每一个人感到了欣慰。

由衷的欣慰和一丝淡淡的焦虑。

邓肯号开足马力，驶进了丹巴顿。

二

玛考姆府。

这是高地最富有诗意的一座住宅。从这里望出去，可以俯瞰到吕斯村那边美丽的小山谷。

乐蒙湖的清波浸浴着高墙的石基，夕阳坠过山的背后，留下一层彤红的云彩。

海伦夫人不安地坐在桌前的圈椅里。格里那凡爵士去伦敦已经三天了，这三天，海伦夫人一直在焦虑的等待中度过。

从捡到那只神秘的瓶子开始，流落遥远大陆的格兰特船长就牵动着玛考姆府所有人的心。谁也不知道爵士这次的伦敦之行，能不能说动海军部，让他们派船去营救可怜的格兰特船长。

海伦夫人企盼着，企盼爵士会带回来好消息。

总管家哈伯尔推门走了进来。

“什么事？哈伯尔。”夫人问。

哈伯尔回答：“夫人，外面来了两个孩子，要见爵士。”

“本地人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夫人。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是乘火车到巴乐支，再从巴乐支来吕斯村的，他们是走来的。”

“这样呵。”夫人点点头，“请他们进来吧。”

这是一对十几岁的姐弟，也许因为长途的劳累，他们的脸上微微挂着一层疲惫之态。

海伦夫人招呼着他们：“你们找格里那凡爵士么？爵士有事出去了，我是她太太，我能替他给你们做些什么吗？”

女孩似乎刚刚哭过，尽管这样，她那漂亮的面庞上仍然透出一种勇敢与沉着：

“您好，尊敬的夫人。您就是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不列颠尼亚沉没启事的格里那凡夫人么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海伦夫人有些好奇，“你是……”

女孩介绍道：“我是玛丽·格兰特，这是我弟弟罗伯尔·格兰特，哈利·格兰特船长是我们的父亲。”

“格兰特小姐。我的天！”海伦夫人惊讶地叫出了声。她一把把女孩拉到了身边，同时吻了那男孩的小脸，“呵，我亲爱的孩子们，这真是太好了。”

玛丽·格兰特忍不住流下泪来。这是一阵悲喜交集的情绪。

夜幕笼罩着大地，笼罩着玛考姆府。

烛火边，两个孩子似乎忘记了疲倦，一直围着海伦夫人，问着那些他们久已想知道的问题。

海伦夫人把得到离奇的瓶子，瓶子中的文件，爵士向伦敦求援……这一切的事情，尽自己所能讲给了两个孩子。她看得出，在孩子们的脑海里，正用他们特有的想象力，极力刻划着他们父亲所遭遇的危险。

女孩口中所描绘的格兰特船长，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苏格兰海员。他既善于航海，又善于经商，兼备着普通商船船长所难具有的双重才干。在他的心目中，有一个伟大的计划：他要以他个人的力量拯救整个受压迫的苏格兰。他要和他的船员队在澳大利亚一带找出一片新的陆地，使苏格兰能作大规模的移民，能摆脱英格兰盎格罗—撒克逊人的侵袭与束缚，像北美合众国那样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。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，哈利·格兰特的名字曾响遍整个苏格兰。

1861年，格兰特船长和“不列颠尼亚”号开始了向太平洋的远征。然而，就在第二年，他们忽然像海面上的泡沫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从此再没有人知道格兰特船长的命运，再没有人知道“不列颠尼亚”的消息。

格兰特姐弟一刹时变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，两年来，他们用弱小的身躯和命运勇敢地抗争着，在他们心底仍埋藏着一线渺茫的希望，梦想着有朝一日，他们的父亲能够回到身边。

玛丽·格兰特简单的叙述，打动着海伦夫人的心。她默默地祈盼着：

“愿老天保佑我丈夫交涉成功吧，为了两个可怜的孩子。”

清晨。

马车疾驰而来。

格里那凡爵士拖着疲倦的身体走进玛考姆府。他的脸色异常的难看。

“怎么样了，爱德华。”海伦夫人焦急地问。

爵士叹了口气，继而用很愤慨的声音回答道：“那班人真

是一点心肝都没有。他们找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来拒绝派船给我，其实他们是不愿意为三个苏格兰人做这种工作，在他们眼中，营救三个苏格兰人要比任何事情都无益都危险得多。”

“噢，我可怜的父亲。”玛丽·格兰特叫了起来。

“你的父亲？”爵士吃了一惊，他望望两个陌生的孩子，又望望海伦夫人，“这是……”

海伦夫人介绍说：“这是格兰特船长的一双儿女。”

“呵，格兰特小姐。”爵士扶住女孩，“真高兴见到你们，孩子。”他实在想不出此时能对这对孩子说些什么。

“我要去找那班人算帐，看看他们为什么不去救我的父亲。”罗伯尔·格兰特高声叫着。

玛丽·格兰特紧紧拉住弟弟的手：“不，不能。罗伯尔，我们要谢谢好心肠的爵士，我们可以去跪在女王面前，求她下令去救我们的父亲。”

格里那凡爵士摇摇头，他并不怀疑女王的仁慈之心，但这两个孩子是根本不可能见到女王的。

海伦夫人眼眶中充满了泪水：“爱德华，我们要帮助这两个可怜的孩子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尽了最大的努力。”爵士的声音中是无奈与愤慨。

“可是爱德华……”海伦夫人道，“上帝把格兰特船长的信交给我们，我们有责任去解救这些不幸的人。我们有‘邓肯’号，我们可以用‘邓肯’号去作一次远行，一次多么有意义的远行呵。”

格里那凡爵士沉默着。良久，他忽然把海伦夫人拥入怀中。

“亲爱的海伦，你说了我心里想说的话。”爵士欢快了，“太对了，‘邓肯’号是条好船，它一定承受得起南半球海面上的风浪。”

爵士提高声音宣布：“我们用自己的邓肯号，去寻找远在他乡的格兰特船长。”

多么激动人心的决定。

周围爆发了一阵发自内心的欢呼。

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。

三

初升的太阳浮在海面上，洒下一层金色的光芒。

8月25日。

又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。

孟格尔船长右手操纵着机器，左手掌着舵，镇定而老练地驾驶着“邓肯”号，绕过康泰尔岬，走出北海峡，航行在大西洋上。

从那个伟大计划开始的那一天，“邓肯”号上的人们就在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。

人们静静地站着，静静地欣赏着，迎着恬润的海风，迎着辉煌的旭日。

“多美呀，亲爱的。”海伦夫人终于说话了，“但愿永远是这种美丽的日子。”

格里那凡爵士回答：“是呵，这样的旅行真是太妙了。”

海伦夫人问：“这次旅行的时间会很长吗？”

“不，夫人。”孟格尔回答，“每小时17海里，照这样，我

们十天后就可以跨过赤道，用不了五星期就到合恩角了。”

“这是条好船，对吧，孟格尔。”格里那凡爵士道。

孟格尔笑道：“太对了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船。这条船一定能让我们顺利地找到格兰特船长。”

“愿上帝能听见您这番话，船长先生。”玛丽·格兰特充满感激地说。

格里那凡爵士道：“上帝会听到的，可爱的小姐。”

格兰特小姐点了点：“爵士，您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”

爵士道：“不，小姐，不是我最好，是我有一支最好的船员队，有一条最好的船，海伦，你说是这样吧。”

海伦夫人绝不否认这一点，于是他问船长：“孟格尔，我们那些最好的船员在底舱里睡得好么？”

孟格尔道：“好极了，夫人，就象睡在家里一样。”

格里那凡爵士道：“我亲爱的海伦，这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待在家里。邓肯号就是玛考姆府，大洋就是乐蒙湖，我们并没有离开家呀，不是么？”

海伦夫人在笑：“那么，亲爱的受德华，我们大家去家里看看好不好？”

格里那凡爵士愉快地答应道：“好主意，就像是早饭前去散步一样。”

这是个绝妙的建议，人们带着欢快的呼声，随爵士走下甲板。

这引以为傲的“邓肯”号，确实值得人们仔细认识一下。

麦克那布斯少校留在甲板上没有动。他和平时一样，静静地抽着雪茄，静静地望着远方。浓浓的烟雾包围着他。按

格里那凡爵士的话说，把这个抽烟专家从烟雾中拖出来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。爵士确实很了解他，在麦克那布斯少校的眼里，在雪茄烟雾的包围中独自思考，是一种多么安逸的感受呵。当然，他从来不想那些使自己不愉快的事情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甲板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身影，陌生人登上甲板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有趣的是，他的活泼好动恰恰与少校的安闲沉默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，他围着少校走来走去，看样子很想和少校说上两句什么。然而，少校只是在专注地抽他的雪茄烟，对陌生人的举动一点要理会的样子都没有，这使陌生人似乎感觉很没趣。他不得不继续在甲板上来回踱着步子。

许久。

海风鼓起船帆，带着“邓肯”号在大西洋上飞快地行进着。

孟格尔巡视完底舱后，回到了驾驶台。

陌生人终于发现了好的目标，他立即走近孟格尔，高声招呼着：

“啊，薄尔通船长，认识您我太高兴了！”

“薄尔通船长？”孟格尔被这突如其来的招呼搞得怔住了。

“请容许我跟您握握手，开船时我之所以没有找您握手是因为不想打搅您工作。但是，今天我们就结识了，我真是非常高兴。”陌生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孟格尔惊愕的神情，依然喋喋不休地说道，“喏，这艘苏格提亚号真是不错，人家曾向我夸奖说，这船的特质条件是第一流的，而你薄尔通船长更是个诚笃热心的人。……我知道有个大旅行家也姓薄尔通，那

是您的本家吗？那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我羡慕您和您的本家。”

“先生。”孟格尔打断他的话，“我可不是薄尔通船长。”

“喔，是么。”陌生客人接着道，“太对不起了，您一定是苏格提亚号的大副薄尔思先生。”

孟格尔终于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不过这怎么可能，这冒失鬼怎么会到了邓肯号上。

这时，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人回到了甲板上，这又引起了陌生人极大的兴致：“呵，太棒了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很高兴见到你们，我们这次印度之行会很愉快的。”他转向众人，“来，我们认识一下，我是巴黎地理学会的雅克·巴加内尔。我要去印度考察，那里的山川、河流……”

“印度之行？巴加内尔？”格里那凡爵士也被怪人搞晕了。巴加内尔这个名字在爵士耳中并不陌生，但……

巴加内尔继续着他眉飞色舞的讲话：“要知道我从喀里多尼亚火车上下来就跳上马车，由马车上下来就跳上苏格提亚号，我在巴黎预定了六号舱，人家告诉我，要想不晕船，上船后一定先好好睡一觉，你们知不知道，我这一觉睡得有多好。”

孟格尔朝着爵士耸了耸肩，样子很有些无可奈何。爵士当然也从巴加内尔的讲话中听懂了一切。他苦笑着拍了拍巴加内尔：

“尊敬的先生，我是格里那凡爵士，我也很高兴认识您，不过有件遗憾的事情，我实在不能不告诉您。……”

要让这个冒失的法国人明白他上错了船并不是件很难的事。

当巴加内尔看清舵盘上“邓肯号”几个字时，他忽然用双手抱住了头，恐怕没有什么事比这更难以接受的了。“喔，天哪，怎么会这样。”

海伦夫人轻声问爵士：“亲爱的爱德华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”

爵士笑了笑：“你要是知道巴加内尔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不觉得奇怪了。”

巴加内尔的粗心几乎是世人皆知的，有一次他出版的地图上竟把日本标入了美洲，与这种错误比起来，上错船简直算不上什么了。

巴加内尔在人们的哄笑声中，可怜巴巴地躲到了甲板的一隅，反复嘟囔着：“邓肯号，邓肯号，怎么会这样。”

邓肯号上的人们在笑过一阵以后，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，怎样才能帮助这个冒失的法国人呢，上错轮船毕竟和乘错了火车大不一样。

“也许我们能让他在下一个停泊港下船。”孟格尔船长这样建议，“比如，马德拉群岛或着加那利群岛……”

“不错，不错。”巴加内尔忽然来了精神，“在等船的时间里，我还可以作些考察，谢谢你，船长，这是个好主意。不过，既然这样，这可不可能再走远一些，如果你们经过佛德角群岛的话，我在那里下船，也许会有些收获。”

“没问题，我的先生。”孟格尔回答，“我们要在那里上煤，你在那里下船并没有任何影响，只是，但愿您七八个月后会从那里搭到船。”

“七八个月？”巴加内尔叫了起来。

“是的，这几个月的雨季里，恐怕不会有船到佛德角群岛了。”孟格尔说。

“七八个月，那我什么时候才到印度呢？”巴加内尔苦着脸说。

“我一直在考虑。您干嘛不放弃这次旅行，做件更有意义的事情呢？”格里那凡爵士插话说，“要知道邓肯号肩负着一个多么重要的使命。”

爵士用最简洁的语言把格兰特船长的事情告诉给巴加内尔。“既然上帝让您成为邓肯号上的一员，您不觉得也有责任参加我们的行动吗？”

巴加内尔的眼里掠过一抹光，这个感人的计划确实深深打动了他：“但是，我考察印度的任务怎么办呢？”

爵士道：“为什么不用考察巴塔戈尼亚来代替呢，人们不是一直叫这里作西印度么。”

巴加内尔欢快地叫了一声：“对呵，这我怎么没有想到。也许我还可以用考察科罗拉多河代替考察西藏的雅鲁藏布江，人们对东印度和西印度认识同样的少，考察西印度一样是我想做的。”

爵士道：“是呵，上帝要用您博学的知识去拯救那些遇难的人，您看，邓肯号正需要您呵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也许我能成为邓肯号上的一员。也许我不该错过这个上帝安排的机会，去细心地看看巴塔戈尼亚。”

人们忽然鼓起掌来。

于是邓肯号上从此又多了一条好汉——可敬的法国人，粗心的学者雅克·巴加内尔！